甘孜日报 GANZI RIBAO
康巴周末
康巴文学
2026年11月27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:边强
7

## 流动的定曲河

◎四郎彭错

今年的冬天来得早，11月份就开始寒风凛冽，如刀割般刺骨。教室里安了暖气，但似乎对寒冷束手无策，并没有多大作用。甚至连这阳光也是苍白无力，试图穿透厚厚的云层，却只能洒下斑驳的光影。

在我们河谷里，一旦刮起一股风，势必会席卷每家每户。如今谈论曲批就是如此，老人们在玛尼堆旁谈论，妇女们织着阳光谈论，男人们就着酒谈论。甚至关于他的笑宴段子，也出现了好几个。

旧一年即将走到尽头，新一岁也马上到了，就在这个时候县上举行了一场歌舞聚会。家里人都去了，只有我作业繁多，留了下来。这次聚会持续了三天，全村都去参加了。

聚会第二天，雪，轻轻敲开晨曦的窗，窗外，村庄如一块晶莹的石头静卧在大地之上，银装素裹。我走出家门，准备到村里的小超市买一些零食。原本的水泥路已经变成了一条雪路，那厚厚的积雪掩盖了路上所有的足迹与故事。

平整光滑的路面上没有一个脚印，今天只有我，是这份美好的破坏者。当我快到超市的时候，一串脚印已提前从一个拐角处走到超市了，雪地对他的脚印记得特别深，连鞋底的纹路都清晰地拓印下来了。我很好奇这脚印是谁的，却没有做过多的纠结。

嘴里冒出的白雾率先推开了超市的门，我走了进去，其实这超市并不大，只能算是一个较大的小卖部。这里还是老板扎西的家，他只有一个人，因此就把家改成了这样，平时除了卖东西，还顺带帮村民们修一些简单的机器，倒也不怕寂寞。看见我来，老板扎西递给我一个扫把，让我先将脚上的雪清理了。

“大侄子，来买些什么嘞?”

“叔，我买一些零食。”

他递给我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说：“来，自己想要什么就装。”我接过袋子边挑选零食边问他：“叔，您没去参加聚会吗?”

“要去的呀，只是今天不行，给我送货的那个卡车今天到，你叔我得等人家嘞。”他往门口望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其实也可以让他直接把货放在院子里，只是那样的话我不放心。咱们村民们不会看伪劣产品、生产日期那些，这个方面得把好关，不然是会坏事的嘞。”

“是是，村里人能够放心地买东西，全靠您的把关。”

“我收了你们的钱，卖东西给你们，把好关本来就是应该的，咱不敢昧着良心赚钱嘞。”

“嗯嗯。”

“你们以后进入社会也是，昧着良心的钱咱不能赚嘞。”

“知道了，叔。”我说着把选好的零食递给他。“叔，我就要这些了，您算一下多少钱。”

“行嘞”他没有接过去，接着说：“大侄子，这些东西就当叔请你，不要钱嘞。”

我连忙拒绝：“这哪行啊，叔。”

“大侄子，你要是认我这个叔，就不要拒绝。你要这样的话，叔要生气的嘞。”

老板扎西认准的事情，五头牦牛都拉不回，这在我们定曲乡是众所周知的。见他这样，我也没有再拒绝。天空中又飞舞起雪花，呼呼的寒风往门里吹气，像是牧人吹口哨似的。老板扎西冒着雪把院门打开了，然后进来把房门关了，风的声音这才在屋内停下。

他拍打着身上的雪说：“大侄子，外面下大雪了，你先在叔这烤火，等雪停了再走。”

“行，叔，只是打扰你了。”

“你这孩子，这有什么好打扰的，再说了，我这里还有别人嘞。”

“叔，还有谁呀?”

“就朗卡家那上门女婿，比你早到一会儿，现在就在屋内坐着呢。”

“哦哦，我说刚刚看到一串脚印呢。对了，叔，您咋把院门打开了?”

“不是送货的要来嘛，我怕他喊我们，我们在里面听不到。”

“叔，到了他应该会打电话过来。”

“哎呀，可不就是嘞，你看叔这脑子。”

寒气还是从门缝里溜了进来，我不禁哆嗦了一下。老板扎西看到后连忙说：“走，走，大侄子。别在这了，咱进去烤烤火。”

走进里屋，寒气瞬间被驱散了，火在炉膛内尽情摆动着身子，似是在挑衅这天气。靠近火炉的位置，曲批独自坐着，他的身影在摇曳的火光中显得格外安静。手中拿着一部手机，不停地刷着抖音。旁边，一碗泡面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热气腾腾的面汤，在这个寒冷的夜晚里显得格外诱人。他偶尔用筷子挑起几根面条，轻轻地吹去热气，然后送进嘴里。火炉上还有几根火腿肠和一只鸡腿正在滋滋地烤着。我们似乎没有干扰到他，依旧自顾自地刷着视频。还是老板扎西叫了一声：“曲批”他才把目光移向我们。

他站起身：“哎，叔，您来了。”接着对我说：“你是彭错吧?”我点点头喊了一声：“曲批阿哥。”

老板扎西不悦地说：“曲批，不是我这当叔说你，咋能对那虚无的东西那么入迷嘞。”曲批挠了挠头，蠕动嘴巴似是想解释几句，但半天没有张口。

我们围火炉坐着，但都没有说话。我看见曲批好几次拿起手机又放下了。哦，我记得上次外婆跟我说过，老板扎西的亡妻与曲批是亲戚，因此，曲批入赘到这里后他没少帮衬。

“我都没来得及问，你怎么没去参加聚会嘞。”老板扎西问曲批。

“叔，我，我这不，不是，刚，刚来嘛，啥人也不认识，就没好意思去。”曲批吞吞吐吐的，眼神飘忽在火炉上。

曲批不说话了，直盯着火炉，像是要把火炉的结构研究透彻。

“明天必须去，听到没有嘞。”老板扎西接着说，“你要是再不去，我就给你阿爸打电话。”

“嗯!”曲批想了半天才从牙缝中挤出一个字。

这雪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来得快，停得快。我透过窗子看到天空还是白蒙蒙的，但没有雪花飘落。我对他们两人说：“叔，曲批阿哥，雪停了，我就先走了。”老板扎西看了看窗外，然后转头对我说：“大侄子，不再坐一会嘞?”

(未完待续)

## 野马

◎尹向东

婚礼那天，母亲本想去，父亲不让。

康定的婚礼一般都在下午办。母亲极早就把饭做好，我去盛饭时，父亲说：“别给我盛，我要喝点酒。”母亲很配合，立即去取了酒出来，同样说了声：“我也喝点，小弟自己吃饭。”

我走下楼梯，走到廖二娃曾经最爱蹲的地方，二胡的声音小了许多，更缥缈也更凄怆，父亲整个人的软都在里边。我依靠在墙边，呆呆望窗口。窗口透出瓦数不高的白炽灯昏黄的灯光，合着这让人心颤的二胡乐曲，一时间把人的情绪降到冰点。

我想起郭小溪刚接到录取通知书那晚，父亲拉《赛马》。他虽然不能完成这首曲子，弓弦的跳动却带着激情。后来拉藏族酒歌，这首相对简单的欢乐歌曲从气质上改变了二胡的音色。那晚的廖二娃看着光线黯淡的窗口，情绪一定是高昂的。

政府宿舍大门前贴着两张喜字。我印象中的婚礼总是亮堂热闹，尤其像康定这样的少数民族地方，举办婚礼的大院内总是灯火通明，人们围着院子跳锅庄舞，唱酒歌。此刻，宿舍院里却非常安静，除了一盏每夜都会亮开的路灯，再没张灯结彩。

郭小溪住五楼。我攀上楼去，到门口才听见压抑的嘈杂声。客厅里摆了两桌宴席，二十多人挤挤攘攘围坐在两张圆桌边。看见我来，郭小溪十分惊喜，大着声喊：“小弟，啊!我弟来了。”她向我奔来，那二十多人都噤了声。

我带着尴尬的微笑，看姐姐跑到面前，一把紧紧抱住了我。她伏在我的肩头，连声说着：“弟，你总算来了。”

我在她耳边小声说：“爸让我来的，他不开口，谁也不敢来。”

郭小溪没再说话，还那样紧紧拥着我。她的身体开始颤抖，我感觉到她哭了。她的眼泪跌入我颈中，凉凉的眼泪让我的脖子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我不知该怎么办。

好在廖二娃起来了。他走到面前，拍拍郭小溪的背，说：“小弟来了，快让入席坐啊，这大喜的日子哭着可不好。”

郭小溪放开我，边擦眼泪边说：“是呢，弟，快坐下，我是高兴，高兴得流泪。”

郭小溪搀着我的胳膊坐下来。原本拥挤的座位因添了我更挤，碗挨着碗，筷蘸着筷。廖二娃给我倒酒，狮王葡萄酒。郭小溪拿眼瞪他，他说：“一点红酒，今天喝点不碍事。”郭小溪应允了，小声问我父母的情况。我讲他们都在喝酒，父亲再一次拿起二胡，拉的是《病中吟》。

他们默默地举起杯，碰了一下，什么话都没说，直接干了。这酒喝得如此沉闷，一瓶酒直喝下半瓶，父亲抬起通红的双眼看看我，说：“郭易，你过去看看吧，那是你姐结婚呢，你亲姐。”

母亲也忙说：“快去，这时候举办婚礼应该正热闹。”

我站起来。我看见父亲也站了起来，向挂着二胡的墙壁走去。我走在楼梯间时，就听见极富穿透力的二胡音响起。每个音符还是差那么一点，不过这些音符充分传达出了父亲的悲凉。他拉的是刘天华的《病中吟》。

郭小溪听着，眼泪又掉下来。她说她办这次婚礼完全遵循了父亲的话，什么人都没打算请。她明白父亲的心思，请人是丢脸。今天这些，全是廖二娃的朋友，非得来热闹热闹。

我点着头，还没说上两句，不断有人前来敬酒。来一个，廖二娃就介绍，让他们在社会上照顾我。这里边许多人的名字我都常听见。其中一个瘦瘦弱弱、个子不高的，叫贺老七。家里八个孩子，他排行老七，拿这当了绰号。他脸有些黑，看上去很弱小，不过他在社会中号称“拼命三郎”，又被大家叫作“杀手”。无论遇怎样的对手，他都玩命去拼，自己不被打晕，或者不把别人击倒，他就停不了手。

另一个绰号叫“猴子”，个子高，也很壮实，人特别帅气，外形看上去极能打，眼睛带点三角的形状。不过他在这伙街痞里却充任军师，说他脑袋非常聪明，鬼点子多。打架虽然也狠，却和别的人是两回事，真遇上硬对手，他不会瞎拼，绕着弯去解决问题。

别人的酒敬完，廖二娃又领着我挨个去敬。那晚我很兴奋，这兴奋好比如今的追星族被众明星包围。一大圈酒敬完，我的脑袋有些发晕。廖二娃在我耳边抱怨，他那边要承办婚礼，父母亲戚说好好热闹一番，郭小溪不愿意，她不愿意没人再敢说什么。这伙朋友来家里，事先郭小溪就打了招呼，说是政府宿舍，不比别的地方，不能吵闹。大家喝酒都喝得沉闷，有时声音稍大一点，郭小溪就会制止。这婚结得窝囊。

我看见郭小溪喝多了，脸和脖子全都红起来。她拉着我又说了许多家里的事，掉了数次眼泪，又催我赶快回去。她担心父母心情原本不好，又都喝酒，怕出什么事。

我不太情愿地站了起来。郭小溪挽住我胳膊一块儿下楼。在政府宿舍大门边，郭小溪拉住我说：“小弟，别学姐这样。”

我不知该说什么，默默点点头。康定的夜风凉凉地吹来。不知是因酒还是哭过，郭小溪的双眼很红。她看着我，又说：“其实姐也不是不听话，存心跟父母作对。你记得我们读小学那时候不?有一次放学回砖厂?”

我努力回忆。那时候我只小学二年级，母亲还没调回康定，我们都住在砖厂宿舍里。

郭小溪讲起那个下午。我们刚进砖厂大院的铁门，就看见了父亲。隧道窑坑在砖厂铁门边，一眼看见父亲，她忙拉我隐到铁门一侧。透过铁门狭小的缝隙，我们看见父亲垂头站在窑坑边。他面前是砖厂的厂长，那个姓余的男人。

余厂长双腿微微分开站立着，左手叉在腰上，夹了香烟的右手笔直地指向父亲。父亲穿着沾满黑色煤灰和红色砖灰的劳动布工作服，他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，我感觉他随时会像软面团那样坍下去。

余厂长的声音非常大，他让父亲滚。父亲的身体在厂长每一次高声咒骂中都会细微颤抖。到后来，所有咒骂只仿佛是为过瘾，逮着机会过骂人的瘾。他不停地骂，唾沫星子四散沾开；他还不停地抽烟，骂两句抽一口，抽完一支又点一支。他抽掉三支烟才将烟蒂扔到地上，拿脚踏到烟蒂上，踮起脚尖用力地将烟蒂钻进土里。

厂长终算舒坦了。他双手背在身后，腆着大肚子，迈着鹅步慢慢踱向厂院深处。

事情起因很简单。父亲替别人顶班熬了通宵，在黎明将至、天边现鱼肚白时，他短暂地睡着了。等他从梦中惊醒，有一车砖已无法补救，成了次品。那车砖此刻垒在父亲身边，橙红色的表皮下，露出斑斑点点的乌青。

(未完待续)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 XUEHUA 【第2644期】